



我是一名有着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，入党这个话题看似久远，却刻骨铭心。小时候，我就反复听过父辈讲述共产党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带领人民建立新中国的故事，幼小的心灵便受到了一次次洗礼。长大后，尤其在入伍、入党之后，我才真正明白党对我人生的重大意义。在党的指引下，我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一次次蜕变。

1998年12月10日，一个特殊的日子，在党和国家的召唤下，我毅然选择参军入伍，怀揣报国梦想来到祖国的边陲——新疆喀什，开始了军旅生涯。刚下迎新军车时，只见连队门楼上写着十个大字：山下打基础、山上见成效。我所在的新疆边防团，负责在海拔5000多米青藏高原上的中印边境守卫祖国疆界，更要在印度所谓的“控制线”上巡逻，环境恶劣但责任重大。

## ■ 图片故事

### 社区里的义务兵

□陈恩才 文/图

参加社区疫情防控，每天都能见到一位矮瘦的“红马甲”，卡口管控、物资运送、防疫宣传……忙得脚下生风。起先以为是哪个单位下派的志愿者，一打听才知是社区里的“义务兵”，姓赵名庄妹，78岁，人们都亲切地称她赵阿姨。这让我很是吃了一惊，78岁！哪里像呀？后来到小区卡位值守，她被分到我这一组。我们很快就熟悉了，成了无话不谈的“战友”。

赵阿姨为人热情豪爽，典型的“自来熟”。见了谁，总是很大声地打招呼，微笑着点头，那笑容融在秋日阳光里，亮亮的、暖暖的。闲时听她唠家常、谈过往、说人生，心生无限感慨。是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或悲或喜或无奈，不接触深了，你永远都不知道城市中亮着灯的扇扇窗里的人，到底经历过什么。

赵阿姨的老家在上海，十四岁进工厂做学徒，学成后进国家核工业部从事电工工作，此后辗转多地。仪征化纤建厂初期又随夫落户，有了第二故乡。有好工作，有事业有成的丈夫陪伴，有三个可爱的儿子，可谓春风得意，人生美满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她的三个儿子均在年富力强时不幸先后离世。屋漏偏逢

在新兵连训练过程中，每当我全副武装五公里越野跑，上气不接下气、身心俱疲的时候，有着多年党龄的老班长便会在我们耳边“唠叨”：“你们看到连队门楼的十个大字没有？在山下没有好的身体素质，如何听从党的号召？怎么能在高原守卫祖国的边界？身为一个军人，哪怕掉皮掉肉都不能掉队！”老班长的话支撑着我一次次从几近绝望的训练中再次站了起来。

老班长训练中严格要求，生活中却是一副热心肠，帮助战友们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，我想这大概就是一名共产党员该有的样子。于是在老班长的感染之下，入伍没多久，我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

三个月集训即将结束，一年一度的“大换防”就要开始了，连队召开动员大会，动员已通过各

项考试的新兵报名申请到高原戍守边防，替换已经在那里戍边一年的战士。虽然深知高原戍防的艰苦，但一想到有千千万万如老班长一样吃苦在前、享乐在后的党员同志们，我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经过层层筛选，最终连队同意我驻守到海拔5170米的哨卡，这也是我从一名士兵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的重大转变。

当我们登上卡车奔赴边疆的时候，新疆地方百姓手捧鲜花，夹道齐声高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的歌曲，欢送我们连队为国守土戍边。军车翻越层层大山，一路颠簸，终于在第六天上午到达驻地，恶劣的条件远超我们所有人的想象。在海拔5170米的“生命禁区”驻防，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我们的生存极限。喀喇昆仑山脉常年寒风凛冽，当地流传着一句谚语：天上无飞

□王廷武



连夜雨，丈夫又患上直肠癌，而她自己也曾患脑梗偏瘫，“是个走过鬼门关的人”，谁人能够体察得到她内心深处的那份黄连之苦？很长一段时间，那种生命里的不能承受之重死死攫住了她，让她在现实生活的艰难和无望中震颤不已，彷徨、犹豫、流泪、整夜无眠，在人生的边缘饱受风雨。

“大雨来时躲着走，路不好时小心走，命运这东西，谁能控制得了？”这是赵阿姨常挂在嘴边的话。现实无所逃避，只能面对。血脉勾连的孙子孙女要抚养，一大堆的家务要操持，卧床的爱人要照顾，所有事情都由她独自包揽，再苦再累也要扛下来。在最困惑无助的时候，是社会的关心拯救了她，让这个置身汪洋中的小船掌舵人，坚定地挥动双手，划向彼岸，慢慢熬过了生命中最灰暗的日子。“退休后我就开始做志愿者了，一晃二十几年，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，我要把自己全部的爱心回报给社会”。她这样说。

如今孙子孙女都长大成人，上了大学。“人要走正道，心要

常感恩，不要攀比，能过得平静、体面一点就好”，赵阿姨一直这样教育孩子。她的孙子我见过，19岁的大男孩，瘦瘦高高，一表人材。我说你要认真学习本领，将来好好孝敬奶奶。他听了，点头冲我笑笑。我看到他眼里满是憧憬。他知道奶奶的厚望有着多重的分量。

“德尔塔”病毒突然来袭，赵阿姨不仅自己投身到抗疫一线，还积极动员孙子孙女加入志愿者队伍。祖孙三人晨出夜归、风雨无阻，成了社区抗疫现场一道别样的风景。

赵阿姨家住小区三村，但一村的居民几乎都认识她，进出卡口时会和她热情打招呼，远远站着聊几句，然后主动出示健康码、通行证……赵阿姨值守严苛有序，我们自然就轻松许多。一位了解她的老人悄悄对我说，赵阿姨的心大呢，天塌下来都不算事，说这话时她眼中含泪。我知道，人们都佩服她，都在心里向她频竖大拇指呢。

赵阿姨心中装着爱，盛满阳光，她收获了快乐与满足，活出了老年人的风采。

## ■ 征稿启事

### “我的入党故事”

澎湃。你还记得你入党时的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？你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怎样的？你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履

行党员义务的呢？为展现首都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担使命的生动故事，本报面向全市职工开展“我的入党故事”征文征集。字数800字以内为宜。

## 副刊【情怀】11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63581010

# 绿色军营 红色梦想

鸟，地下无寸草，风吹石头跑，四季穿棉袄。刚到达驻地，随之而来的就是高原反应，头晕、恶心、失眠等等，大多数战友前几天连饭都吃不下，后来连队党支部发起了一场吃饭比赛夺红旗的活动，党员带头执行，鼓励大家多吃饭补充体能，坚持了近半个月时间，我们才慢慢适应了高原的生活作息。连队驻地，白天气温40多摄氏度，夜晚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，老兵告诉我们，晚上站岗时要注意保暖，千万不能感冒，否则容易导致腹水肿，山上医疗条件有限，一旦救治不及时，就会危及生命。

记得有一次前往中印边界巡逻，面对界碑，连长介绍说，这里是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战

场，有些地方仍有遗留的炮弹残骸，界碑旁有个烈士碑，长眠于此的既有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先烈们，也有牺牲在边界线上新时期的军人，党和国家永远不会忘记他们。那一刻，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信念更加坚定了。正是这些革命先驱们的身先士卒、自我牺牲，才守护了万家灯火的璀璨繁荣，人生自当无愧于国家、无愧于人民。在戍边的一年里，我秉承先辈们长期锻造出的“喀喇昆仑山精神”，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，获得了多次荣誉。在休息时间，我对党的辉煌历史和理论思想进行了系统学习，最终通过部队考核，成为了预备党员。

转眼间，我从部队转业到中铁四局已近17年，当年的年轻气盛虽已消逝，但爱党报国、为民服务的激情从未减退，我决心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，为国家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！

## “浪荡汉子”的“走读”生涯

——读黄永玉新书《走读》

□高中梅

黄永玉先生被誉为一代“鬼才”。他设计的猴年邮票、“酒鬼”酒的包装，深受大众喜爱。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在黄永玉心中酝酿70余年，85岁时付诸笔端、持续写作，迄今已逾十三载，已出版《朱雀城》《八年》。如今，系列小说再添新篇《走读》，从容、沉稳、诙谐、活泼的风格始终保持着惊人的连贯与完整。

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是以黄永玉的故乡和他经历的人和事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巨制。小说从主人公张序子两岁开始写起，写了他的太婆、爷爷、父亲母亲和表叔们一个大家族，和他们生活的朱雀古城的四季时光、风俗民情、各色人物。当朱雀城逐渐衰败的时候，12岁的张序子不得不漂流到外面广阔的世界，八年流浪历险，逢当民族抵御外辱的生死时期，他孤身游走于闽东南一带，见识了海洋文明和别样人情，艰难求生长大成人。这部“长河”式的小说沿途景致异彩纷呈，境界开阔，气象雄浑。

而到了《走读》里，故事从刻木刻的年轻张序子开始讲起。他靠在厦门边上教半年小学攒下一张机票，只身登上大上海开始。此后的日子则全凭勇气、运气、力气了，吃的、住的、穿的问题兜头盖脑先把他打蒙了，生在朱雀、闽南长大的张序子一度连穿过马路都是难题……整个《走读》可以说是一部“流浪艺术家之歌”。捉襟见肘的困窘、难堪中的失望，张序子的日常生活行止黄永玉都在笔下细细写了出来。艺术上的孜孜以求、朋友们的善行相助，令张序子毫不马虎地一日一日用心用力地见识生活这所大学堂。

张序子屡屡行走在刀锋边缘，却总能逢凶化吉；胆大不信邪，身无一文走遍天下；他心软多情，为了一些人和事终身牵挂。没有哀怜、沮丧，倒有诙谐和幽默的勇气，既是歌咏也是感喟。他娶了妻室，担着另一个人衣食周全的责任。

小说的长河流经至此，显出了“沉郁”和“凝重”，要真刀真枪搏生活、打世界了。在大上海，贫穷是翻倍的、胆寒是翻倍的、谨慎是翻倍的、用力也是翻倍的。这里写到了他怎么投奔朋友，怎么得到了第一笔稿费，怎么买到了一双禁穿的鞋，怎么得到了一间市区的租屋而又不堪重负…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张序子的种种活动中，那一餐一餐的饭食写得十分具体，让人深切地体会到“一箪食、一瓢饮”得之不易。

黄永玉曾说：“活得这么老，常常为这些回忆所苦。”今年98岁的黄永玉，他的人生跟时代和历史紧紧地缠绕。在《走读》里，黄永玉有一段自况：“我也不清楚，一辈子不懂得从哪里得到和领悟。上当倒霉之后不叫痛，不骚心，甚至不当是一种教训，把自己的傻行当作笑料去取娱朋友。更不做借酒浇愁的类似表演，让朋友来分担我的小小疼痛。”这番自况可以理解是为“无愁河”三个字的来历：虽然自小到大经历的是满满的哀愁和伤痛，却从不停下来舔舐伤口，只是一味地前行。

黄永玉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诗歌作品时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。后来他在回忆沈从文的文章里说：要写历史，恐怕就是这种“长河”式的历史吧？他的这个见解，或许就是我们理解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洋洋数百万言的钥匙。

黄永玉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画家，如同他的绘事，《无愁河》的写作，十几年如一日的稳定雄健，详略剪裁、处处得当，更带着稀有的自由神思，嬉笑诙谐、议论宏忽，无不妙趣横生。因为他的性格很幽默，流露在小说里也很有趣。所以，读他的书总是让人欲罢不能！

## 书海掠影

